

苦丁斋诗词

丁芒
著



27
90

苦丁斋诗词

丁芒 著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北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国家京新 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32 1/32 5,825印张 插页2 108千字

1979年1月第1版 197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3000 册

ISBN 7—219—01012—5/I·265

定价：2.20元

豪唱大江东

——读丁芒的旧体诗词

李元洛

丁芒，这位出生于大江之东的歌手，革命队伍的戎马生涯和长江的涛声养育了他。他站在古老的石头城上，望天低吴楚，右手写新诗，左手写散文和颇具新意的旧体诗词。他的歌声从他的心头起程，溯江而上，在送旧迎新的爆竹声声里飞进我的窗台：豪迈而多采。

应该说，早在二十多年前我也酷爱写诗的青春时代，我就读过丁芒的新诗。我最初是从他的诗作中认识他的：洋溢着青春的活力，真挚而豪放，有相当深厚的中国古典诗词的功底。在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，他的歌时断时续，在不知多少番秋风秋雨之后，我重又听到了他的歌声，给了我极为深刻的印象，那是从《诗刊》1980年9月号上飞来的《北国山的悲歌》：“北国山上依然满眼风光，水随天去，看不尽烟波浩荡，长江，象一声雄壮的慨叹，撞响着我们民族的胸

履。”我深深感到，他的诗篇的字里行间，依旧激荡着长河的涛声，奔腾着大江的雪浪，豪情胜概仍然不减当年。在读到他上述诗篇之后不久，即1980年10月，诗刊社召开诗歌理论座谈会，邀请国内一些诗歌理论工作者和诗人参加，地点在京郊的煤炭部招待所。主人无意⁵，来者有缘，于是，在中华十月金色的阳光下，长江边的他和湘江边的我喜相逢而握手言欢了。古语有云：诗如其人。这话虽不尽然，但也大致不差吧，对于丁芒尤其是如此。他的诗不仅是他内在气质的艺术表现，而且也似乎显示了他外在的形象。他虽然年长我整整12岁，已经是坐五望六之年，但仍然魁梧其伟，精神抖擞，谈吐虽然尔雅温文，却未曾遗忘过去多年操练而成的军人的阔步。直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清晰地记得，他在走廊上和柯岩谈话时留给旁观者的我的第一印象。也许是因为诗观颇多相同而同气相求的缘故，在会议期间，我大致了解了他的生活和写新诗的历程。然而，我却不怎么知道他寒战士烟于司马一样烟于旧体诗词。时隔两年之后的1983年11月，“洞庭诗会”的好风又把我们吹送到一起，我更加深了对丁芒其人其诗的了解，这一点，君山的翠竹是清楚的，岳阳楼头的明月也可以作证。

现在，在前不久读过丁芒的新诗集《更流集》（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）之后，在他的另一部新诗集《枫露抄》将出而尚未出的时刻，他的二百多首旧体诗词已从石头城飞落到我的书桌上。我反复吟诵，觉得大都豪气逼人，盎然有风起云飞之状，铿然有金声玉振之音。同时，这些作品的艺术水准虽然并不一致，但却有许多堪称为真诗而不是“非诗”，或者说，从纯诗的角度看，有许多作品可以称得上是诗的艺术。

水晶而无愧色。诗言其志，歌咏其声，是的，丁芒这些旧体诗词中的佼佼者，是他的革命生涯和豪情壮志的艺术实录，也是他所追求的诗美在旧体诗词这一古老形式中的新的表现。

丁芒的这二百多首旧体诗词，如果从他的少年时代的试笔之作算起，时间跨度有四十多年，而它们的内容也是多样化的：状物、写景、抒情、言志，留连风物、赠友怀人，大至革命斗争的历史场景与平犁电惊雷，小至个人的儿女私情以及悲欢离合。但是，诗，毕竟是诗人的美感经验的艺术结晶，真正的诗，也必然会给读者以感情升华与灵魂陶冶的美的享受，因此，我愿意首先从这个角度来评价丁芒的诗。三十多年前，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不久，作为一个向往光明的青年学生，经地下党的教育和帮助，丁芒投笔从戎，从他的故乡江苏省南通市出发，投身于新四军的行列。他经历了整个解放战争，和千千万万的英雄战士们一起，使新时代的曙光终于降临在古老中国的大地上。然而，生活对他却是不公正的，二十多年内外交困的生涯一言难尽，好在今天已经春和景明，这里，且让我用“命途多舛，历经劫难”这八个字一带而过吧。困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！令人感动的是，金子毕竟是金子，丁芒不改初衷，依然忠实于他当年立志为之献身的信仰，命运的罡风始终未能吹熄他心头不灭的火焰。近日上映的《月到中秋》这部影片，就是丁芒的老战友根据他个人以及家庭的遭遇为蓝本写成的。丁芒1983年写有一首《为〈月到中秋〉电影作》的律诗：“莫道人生若飘尘；沧桑历尽喜相逢。悲怀煮泪堪堪恨，暖语充肠亦自雄。致道真情沦血统，更须挚爱树家风。愿推银幕中秋月，遍照人间似

火红。”——在对丁芒的生平有了这样一个轮廓式的了解之后，我们读如下的一些诗句，自然就会怦然有动于衷了：

“半老书生张兴在，帆帆题罢付东航”（《赴澄西船厂》），
“人生半百不算老，满腔热血正汤汤”（《铁钻行》），
“河北正秋旱，无雨灌田园。一车多少愁绪，载我至江南。……一千顷，大湖水……遍野长城内外，枯穗得青还。能博丰收乐，渴死亦心安。”（《水调歌头·太湖遐想》）。诗情，是高格调的美的感情的凝聚、过激和升华，完全从“自我”出发的一己之私情再伪装也成不了好诗，廉价的人云亦云的温情也写不出好诗。我同意英国诗人华滋华斯的下述看法：

“诗来自沉静时回忆所得强烈感情之自然流露。”在丁芒的旧体诗词中，最令人动心的是他以《军中吟草》为总题的四十多首诗。这些作品，是他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困顿境遇中回首往事之作。当时，他以“待罪之身”在一个县城的工厂当司磅员，他一边称量货物，一边在历史的天枰上称量自己的生活 and 灵魂。在司磅的间隙中，在沉静的回忆里，诞生了他的《军中吟草》。这组诗，在丁芒的旧体诗作中是特别出色的，这，也许可以给我们以某些诗学的启示吧？

我们过去读过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旧体诗词，他们都是既以战士同时更是以领导者的身份来反映革命现实生活的，他们的作品，描绘的大多是一些鸟瞰式的大气磅礴的艺术图景。因此，象丁芒这样纯粹以一个普通战士的眼睛和心灵去认识和感受生活，以一个普通战士的身份去表现他所经历过的革命斗争的历程，就自然具有不同的角度和另一种特色了。他的《军中吟草》，不仅反映了解放战争初期的艰苦斗争和解放战争后期的胜利进军，高扬着革命乐观主义和革

吟英雄主义精神，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值得珍贵的革命斗争风云录，对后人有着较深刻的教育意义；同时，与诗的内容和诗人自己的思想感情、个性气质相适应，这些诗章还焕发着强烈的阳刚之美，在诗美学上自有它特殊的美学价值。诗人在《从军乐》中引吭高歌：“投身革命乐无穷，^①历尽艰辛意自雄”。有如一幅画中的原色；好似一首歌的基调，这两句诗大约也可以看作《军中吟草》的主旋律吧，而其中的“乐”与“雄”，我以为不仅是句中的“诗眼”，而且也是理解这些诗篇的钥匙。“波撼天穿风不破，苍苍淮海浪无边。马蹄囊布飞龙影，人臂缠巾象白烟。”这是《除夕夜越陇海》中的豪句，没有实地行军的经验是不可能向壁虚构的；“漏夜移营未觉匆，军心已越数千峰。攀登欲摘摩山月，叱咤符吞阻落风。”这是《鲁南山区中秋夜行军》中的壮语，没有一腔热血豪情是不可能喷涌出如此惊人句的。诗人以他真实细腻的描述，让我们重温那过去的艰苦岁月：“湿纸沁身寒似铁，铜枪着肉暖如棉。背饥生米夸珍味，止渴泥浆胜玉泉”（《冬夜缘中传机》），而“烟蒂传心红一点，使人尤忆夜行军”（《偶忆》），竟然使我不禁联想起郭小川《甘蔗林——青纱帐》中的名句：“可记得？我们曾经有过一点渺小的心愿，到了社会主义时代，很狠心每天抽它三支香烟。”诗人以他豪放而颇具力度的笔墨，让我们不忘以往铜血交飞的战斗征程：“将军举手劈斜晖，逐地风来贼突围，炸药甫开破壁浪，机枪又砸裂铜锥”（《突围令》），而“桥断马足腾惊笑，浪打戎装湿浩歌，最数殷勤今夜月，化船欲下白云波”（《船桥夜渡》），那情趣和意境，就远不是古人的类似之作所能比并的了。是的，丁芒确实善于描画戎马倥偬、

雷轰电击的壮阔场景，如《繁昌渡江战》：

雄师直薄大江傍，战罢梁山小麦黄。
朗月悬灯明野渡，长风挥策着机樯。
神州雷动洪波鼓，青史辉煌炮火光。
才饮中流三拍水，前鋒已报下繁昌！

诗人以雄豪的笔致，为我们留下了那永恒史册的战斗所
迹。丁芒也是一位多才的诗人，他的诗的调色板上的色彩是
丰富的，他同时也以清丽隽永的水彩，渲染了战士们多彩的
生活与丰富的精神面貌，如《水田行军》：

人踏水田影踏天，流云缝里缀花边。
风吹凉气唏嘘湿，日照晴光倚仰眩。
路滑浑身作鹤舞，沟宽联臂学鹰旋。
时间哗笑相踵起，小鬼屏泥跌下田。

对艰苦的行军，诗人写来富于生活实感，真是透纸满
纸，谐趣横生，如闲纸上有人，而同时又洋溢着诗的情韵，
使人得到美的艺术享受。因此，我可以并非夸张地说，在以
旧体诗词这种古老的形式来反映新的时代现实生活方面，在
以一个普通战士的身份来表现过去的革命斗争生活方面，丁
芒作出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贡献。

豪唱大江东，丁芒的旧体诗词作品是一曲战士的高歌。
但是，它不是抽象的概念加人所熟知的口号，不是人云亦云
的腔腔调调的拼凑或古色古香的典故的堆砌，更不是连平仄

和对仗这些基本常识都不懂或不讲究的诗的赝品，如同我们不时可以从报刊上或旧体诗词集中看到的那样。丁芒的旧体诗词，大都是具有诗人自己的艺术个性的诗，是有着自己的追求和特色的艺术品——

它有强烈的阳刚之美。诗美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，不同的诗美形态，对读者所引发的美感也不同。在丁芒的旧体诗词中，由于题材的不同和诗人的美学趣味的变异，也有一些婉约轻柔的呈现出柔性美的作品，如写景抒情的《南歌子·西湖晚泛》：“山暗疑云坠，水红滟夕晖。垂杨轻拂晚风微，且向波纹乱处看霞飞。停桡凭风送，听鹭着意啼。蓝桥水树暮潮低，不觉霏霏细雨湿人衣。”如有感而发的《读友人悼亡诗》：“梦回孤枕小楼风，触目霜枫夕照红。鸾镜蒙尘谁拂拭？诗笺湿泪且书空。情深偏使长离别，薄幸何能一点通。空有殷勤中夜月，无言送影到帘栊。”都可以说是清婉婉丽或悱恻缠绵之作。但是，我们虽不能贬低别的形态的诗美的美学价值，然而阳刚美毕竟是丁芒作品的诗美的主要形态。阳刚之美是动态的，力量的，壮阔的，鼓动性的，它发扬蹈厉，真力贯注，有别的诗美所无法代替的激励人心的力量。“如霆如电，如长风之出谷，如崇山峻崖，如决大川，如奔骐骥”，“铁马秋风冀北”——我读丁芒的旧体诗词，总不免要想到前人关于阳刚之美的这些形象的赞美之辞。

“石门路湿车轮滑，晒佛风高马足浮。山舞银旗军色壮，溪鸣金鼓凯歌流”（《鲁南山区中秋夜行军》），这是他写行军；“荒岭暮炊锅底月，沙原晓逐马蹄风”（《从军乐》），这是他写宿营；“闻路机枪呼急雨，攻城大炮震秋风”（《坚持苏北敌后》），这是他写战斗场景；“阵前今日初遭遇，一

震枪声胆气豪”（《遭遇战》），这是他写短兵相接：“硝烟更炙英雄胆，血泪三呼志士哀”（《军中晚会》），这里他写征战途中的一个镜头。总而言之，他的诗具有内在的豪迈感情和外在的雄放意象，在语言上又多驱遣力度很强的阳性词汇，因而焕发着阳刚美的光彩。这里，且让我们谈谈他的绝句《天亮庄》和七律《随感》吧，依次援引于下。

冷霜遍野雾朦胧，天亮庄前破晓风。
不使乡亲惊好梦，茅檐坐待早霞红。

胸罗四海气如山，壮岁风华指顾间。
两脚量天游万里，一肩载月度千关。
梦飞弹雨雄心热，神着刀光照胆寒。
阅尽沧桑人未老，丹忱似水自潺湲。

前一首诗，固然有“茅檐坐待早霞红”的余情绵邈清音不绝的结句，但全诗壮采英风，催人奋发，仍然是地地道道的壮词。而从后一首诗里，我们不是可以看到他的诗是豪情的激流所开放的浪花吗？

在熔铸古典词语的同时，注意提炼口语入诗。当今怕体诗写作的语言运用，有两种常见的弊病，一种是毫无新意地搬用古典诗词中习见的用语，全篇貌似古色古香，实则是毫无时代生活气息的假古董，就象工艺品中那些仿古之作一样；另一种是缺乏必要的古典词章的功力，不讲究炼字炼句，将一些未经提炼的大白话也充塞到诗中，浅俗平直而一览无余，等而下之的甚至文辞不通。在有的所谓旧体诗词

中，上述两种病症同时并发，那就更是文白夹生而非驴非马了。丁芒研习古典诗词，在熔铸文言词语上自有相当功力，同时，他又注意提炼与活用口语，这样，具有精炼、典雅、含蓄、婉曲的长处的文言，与明快、通俗、直率而富于生活气息的口语一炉而炼，不类而类，就获得了一种交融之后的整体美的效果。“何妨日日未推磨，大庾磨成瘦骨鸡”（《推磨找米》），这主要是活色生香的口语；“汗灶嘘寒千句暖，分柴洗乏一灯红”（《夜宿》），“寒波聊取洗兵马，捷报分随剪纸梅”（《打靶港》），这主要是古典雅致的文言。丁芒，他善于将二者的长处融汇在一起，构成雅俗兼备的美学境界。

山前流水今何幸，能报驰驱洗战尘。
争壑争先千里急，倾潭宛献一泓清。
搓揉小助回旋力，潇洒还喷瀑布情。
愿此清新随壮士，朝朝暮暮说殷勤。

——《洗衣》

极目烟波浩渺，太湖水势横空。一天日影满湖风，万片鳞光跃动。马岛四蹄腾举，龙头忽若游龙。澄湖堂下浪花丛，朵朵飞成好梦。

——《西江月·太湖》

这一诗一词，以熔铸古典词语为主，配合以口语与口语的语气，这样，工炼整饰之中就饶多活泼的旨趣了。

他讲求大小交融、虚实结合的诗艺。丁芒的旧体诗词既

具有阳刚之美，但又富于情韵和诗味，这种美学效果的获得，是和诗人注意画面的大小映衬以及运笔的虚实相参分不开的。丁芒既常常以如椽之笔，挥写大的境界，造成恢宏的气派，也着意以细腻之毫，点染小的镜头，加强具体可感性。他既善于以工笔写实，也长于以意笔写虚，笔法上大小相形、虚实互映的结果，有丰富多姿引人联想之妙，而没有单调贫乏或过实过死之弊。“苏州河北暗云浮，落叶西风一片愁。几个高官天上滚，万千部属釜中游。”这是《战上海》组诗中的片段。第一句笔致粗豪，是相当阔大之景，重在写实；第二句缩小为西风一片萧瑟飘落的黄叶，图景细小，重在写意。这，可以说是句与句之间的巨细映衬。而第三句与第四句就变换笔法，是一句之中前后的大小映照了。“几个高官”与“天上”，“万千部属”与“釜中”，构成强烈的对照，同时，“天上”是实有所指，而“釜中”则虚以设象，敌人的惶惶溃败，我军的赫赫声威，都通过这种虚实相生、大小对映的意象而一齐涌现。在《轻风细雨也多情》一诗中，巨细虚实的映照却又是另一番风韵：

轻风细雨也多情，莫道秋光只许晴。

云梦气增千丈雾，洞庭波覆一天星。

楼台泼墨兴神重，山叶涂红耀眼明。

况是诗情如纵马，怎因纤芥废长吟！

这首诗，第一、四两联主要是写意，第二、三两联主要是写景。而在中间两联中，颔联一写“云梦”，一写“洞庭”，云梦而“气增千丈雾”，洞庭而“波覆一天星”，时空意象

国尤。偏于实写；颈联一写“楼台”，一写“山叶”，楼台初“波墨凝神重”，山叶而“猩红耀眼明”，时空意象较小，偏于虚写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里虽然仍是运用了巨细映照之法，但不是上下句之间或句中前后的对照，而表现在联与联之间。由此可见诗心之妙，诗法之变化多方。

有络绎而来的雄词丽句。我国的古典诗歌是讲究在炼篇炼意的前提下炼句的，而读者有时不一定能记诵全篇，但却不会忘记诗中的佳句。古典诗词的炼句，从结构上分大致有起句、结句、对句、主句、转折句等等，从风格上分大致有佳句、奇句、豪句、秀句、丽句、警句等等。今人写作旧体诗词，仍然应继承与发扬中国古典诗歌的这一优良传统，不仅要有篇，而且要有使人过目不忘之句。杜甫固然说过“为人性僻耽佳句，语不惊人死不休”，陆游也以为“有得最轻出，微瑕须细评”，李清照不也自许“学诗漫有惊人句”吗？丁巳的旧体诗词师法前辈，很注意诗句的推敲锤炼，力求新奇之美，而我以为他除了对句不吝惜心力之外，起句与结句也很见功夫，兹先后各引三例如下：

一肩风雪一肩晴，涉水穿山足踵平。

——《担架队员》

岂敢为诗甘守拙，欲从云雾乞空灵。

——《黄山雾》

独欲中流，两分奔浪，吾今西溯长江。

——《潇湘夜雨·向洞庭》

如何盼得清光去，一泻江南解万愁。

——《晋南山区中秋夜行军》

手中彩笔依然在，不信云霞画不成。

——《角豆秦早》

归来但觉诗囊小，容得河山如许情？

——《细雨桂林》

这些诗句，或大气包举，统摄全诗；或气壮声宏，动人心目；或造语新奇，音流弦外；或落笔空灵，引人遐思。合于“起句当如爆竹”的诗法，有“手挥五弦，目送飞鸿”之妙。

丁芒的旧体诗词并不是无可挑剔的，在我所读到的这二百多首作品中，也有少量一般化之作，也就是在思想上与诗艺上缺乏特色或新意的作品。即以他的律诗而论，他对于中间两联的情景分写与变化就注意不够，有时不免有平板单调之嫌。然而，我要说，昔日的战士生涯，是丁芒诗作的丰饶土壤，他的年既老而不衰的豪情壮志，是催放他的诗花的源头活水，而对诗歌艺术的不懈追求，则使得他的花朵更平添一番不会凋落的色彩和芬芳。丁芒在《菩萨蛮·赠诗人》中说：“白发映朝霞，鲜于二月花。壮心犹未已，笔透千层纸”！我却要引用唐代才人李商隐的“天意怜幽草，人间重晚晴”来祝福他。丁芒手中有两管五彩笔，主攻新诗而兼旧体，他童心未泯，诗心未老，虽然已经年近花甲。是的，我遥遥看见他站在石头城上，正用生命在万里江天描画青春的云霞！

1984年春节于长沙改成

（转自《李元洛文学评论集》）

序《苦丁斋诗词》

吕 梁

诗言志。丁芒早岁投笔从戎，在解放战争炮火中度过金色年华，故有“枕枪爱梦率心句，倚马常抒感兴思”的军中吟草。左海风厉的二十年，他身居逆境，坎坷不堪，是有“陆黄弄舌如刀舞，抢白诛心比刺尖”的《苦丁斋诗词》。老诗人臧克家评曰：“蓄积丰厚，大而空”。诚如斯言！丁芒新诗已出版六集，这本旧体诗词，多为诗人年逾半百之力作，志在“血写真言”，“再垦神州美玉田”，“人生半百不算老，满腔热血正汤汤”。丁芒诗词老更成熟，初衷不改，百折犹能气浩然。

诗由初境入拓境进跃境。丁芒诗词由一叠即景抒情言志，开拓到咏史怀友，飞跃到进出惊人警句，给人以文学美的感受，如闻其声，如见其人。咏战争题材的诗，唐宋以下不鲜名篇，尤以悲壮刚健之诗脍炙人口。丁芒诗“闻路机枪呼急雨，攻城大炮震秋风”属初境；“硝烟更炙英雄胆，血泪三呼志士哀”，有所开拓；到了“梦飞弹雨燃心热，神着

刀光胆寒”便进入跃境：“岂敢为诗甘守拙，欲从云雾乞空灵”，炉火纯青矣！不少诗词爱好者是“黄山归来不看山”、“唐诗宋词读罢不敢比”的欣赏家。当代人作旧诗词，多是旧瓶新酒，形式、语言仿古，半白话半文言，套得巧的尚能顺口，仿得拙的则涉于流俗，疙疙瘩瘩，半阴半阳，作文字游戏耳。丁芒诗词凡经精挑细选的，都能开拓意境，飞跃成值得品味的好诗。

旧体诗词以净化雅致为上乘，明快雄强为中流，粗俗浅薄为废品。丁芒诗词雅俗兼备，军中吟草有别负英威之雄，有面戈挽弩、擒虎拿豹之势，抵衣千仞岗，濯足万里流，万壑千崖奔至诗笔，绝迹飞空，必先脚踏实地。丁芒投老之年追咏战争军旅生活，诗情画意见诸《水田行军》等篇，我也身受过“人踏水田影踏天”、“小鬼岸泥跌下田”的情境，却写不出这清丽隽永的跃境。丁芒在困境的诗，情趣更雅静别致：

“一生自叹无长物，除却友情两袖空”，“忍看几个帽遮脸，喜有千朋惠青眸”，“尘海喧阗都百感，荧荧粒火照心扉”，此情依依感人。他“自觉人生若棘丛”的幽怨，在友情中自释了。“走尽羊肠无小道，尝遍苦辣更知甜”之后，诗人“耻向人间争贵贱，呕心秋野血凝霜”，诗的风骨便不落俗道了，到了“吟云唱雨骋诗怀，纵谈千古走风雷”的境界。

略嫌浅露的是《自叹》诗和《忆江南·君山好》等几首词，缺乏艺术特色。文过于质曰纤，不攸致巧曰拙。在《军中吟草》中，也有一般化的句子和打油诗味道，如《军中晚会》：“举枪喊打势如雷”，《厦门吟》：“如今大炮显神威”，《战上海》：“抢上轮船方喊佛，谁知炮火又兜头”……这些

句子，不论旧体新体，入诗，实在不敢恭惟，宜再提炼。

以文会友，以诗构情，拜读之余，谨作此议。唐诗用法，宋词用理，明清诗用意，丁芒诗有章法，词合情理，言简意赅。后学可望不可及。妄自小识，不敢云庠。

1987年9月21日

于广西人民出版社